

高夫曼的世界

郭振羽

——兼論現代人的心態

厄文·高夫曼 (Erving Goffman)

一九二二年生於加拿大。

一九四五年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文學士。

一九四九年美國芝加哥大學(社會學)碩士。

一九五三年美國芝加哥大學哲學博士(主修社會學)。

一九四九——五一年於英國愛丁堡大學社會人類學系擔任研究工作。

一九五四——五七年於美國心理健康研究所 (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

) 擔任研究工作。

一九五八——六八年任教於美國加州大學(布克萊校區)社會學系。

一九六八年至今任教於美國賓州大學人類學與社會學系。

主要著作

一九五九「日常生活中自我的呈現」

(*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*)

一九六一「避難所」(*Asylum*)。

在當代美國社會學家之中，高夫曼不能算是最重要或是最有影響力的。不過，他毫無疑問是很受重視，並且很引起爭端的一位社會學家。高夫曼的研究具有兩大特色，使他特別引人注目，也使他的著作成為多人討論的題目。第一是他對「面對面的互動」(face-to-face interaction)的專注。由他幾本著作的標題看來，可以知道他十多年的心力，都集於這個

一九六一「邂逅」(*Encounters*)。

一九六三「烙印」(*Stigma*)。

一九六六「公共場合中的行為」(*Behavior in Public Places*)。

一九六七「互動的儀式」(*Interaction Ritual*)。

一九七〇「策略性的互動」(*Strategic Interaction*)。

一九七一「公共場合中的人際關係」(*Relations in Public*)。

一九七四「架構的分析」(*Frame Analysis*)。

題目的研究。依高夫曼的看法，由人與人之間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動模式，我們一方面可以追索社會秩序的產生，以及社會秩序的維繫，另一方面也可以探求個人自我形象(self-image)的建立和維持。但是，反對高夫曼的學者則指出他的研究脫離了廣面的時間和空間(只涉及極狹窄的時間和空間)，只是對社會現象作片斷的分析，而忽視了整體的社會結構以及屬於社會層次的若干重要問題——如社會階層、社會變遷等。

高夫曼的另一特色，在於他所運用的研究材料。他顯然鄙視所謂「數量的研究」(quantitative study)——在八部著作中，沒有出現過一個統計表。這是他對當代美國社會學研究的反抗。在他的著作中，高夫曼以高度技巧，運用所謂「質的資料」(qualitative data)，以說明其理論的真諦。他所引用的材料，由報紙、雜誌、小說、傳記，甚至於「禮俗須知」、「諜報工作手冊」，以至於日常生活中的種種小插曲，確可說是廣徵博引。不過，由社會研究法的觀點而言，這談不上是「科學的方法」。而由高夫曼的眼光看來，所謂科學的驗證，只有留待一些

好事之徒來進行了。

爲了進一步了解高夫曼的理論內涵，以下筆者選出他前後兩部代表性的著作，先就其內容作簡單介紹，最後再綜合由「高夫曼的世界」探討現代人的心態。

「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」 一九五九年

Doubleday 出版，全書二五五頁，得一九

六一年「麥基維獎」(McIver Award)

。

高夫曼的這第一部著作，爲他後來的研究奠下了理論方向和基礎，也是他最有系統的一部著作（其他多部著作比較近於「論文集」）。在理論結構上，高夫曼完全接受莎翁「人生即舞臺」的提示，以舞臺及演員的表演，比喻社會中人與人之互動。因爲如此，在社會學理論學說之中，高夫曼被列爲「戲劇學派」(Dramaturgical School)，是「符號互動論」(Symbolic Interactionism)中一大支派。

高夫曼認爲社會中人與人之互動，一如舞臺上演

員的表演。所不同者，在「社會舞臺」之上，我們時而爲演員，時而爲觀眾，更常是身兼二職。既然是演員，「表演」或「表現」(performance)即是其唯一重任。演員不但要注意自己的演出，同時也須相互照應，相互支持，才能演出連場「好戲」。幸而在社會日常生活中，一般人都熟知互動的規則（「臺詞」和「臺步」），可以小心避免出錯。而在演員偶而出錯受窘時，彼此還常互相掩飾。——我們常對他人的窘態表現得「若無其事」，高夫曼稱之爲 civil inattention。

既有臺前的演出，同時也就有「後臺」的準備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們也發現「前臺」和「後臺」的劃分。和戲劇表演所不同者，我們在日常生活中，即是在後臺亦不停止表演，只是在不同地域有不同活動，有不同活動規則，而且觀眾也大不相同。換言之，在臺前臺後，表現可以大有不同。無怪有些夫妻（這種經常密切合作的演員，高夫曼稱之爲 team）可以在人後惡顏相向，在人前則表現恩愛。

在最後一章，高夫曼提出「印象的經營」(impression management)的概念，強調個人在社

會中經常苦心經營自己在他人心中所建立的印象。在社會互動中，每個人都設法控制自己的表現，以操縱互動狀況，藉以左右他人對自己的印象。如何表現自我乃成為日常生活中的要務。

「公共場合中的人際關係」 一九七一年
Harper and Row 出版，全書三九六頁

由一九五九到一九七一年，高夫曼先後完成七部著作，每一部都直接間接以「面對面的人際互動」為主題。（其中比較間接的是「避難所」和「烙印」二者。這兩本書乃是以異態社會狀況或異態人物——社會加之「烙印」者——為對象，從而由「異態」而發現「一般性」的互動模式。）一九七一年的「公共場合中的人際關係」可算是總其大成的一部著作。

本書首先由「個人」為研究起點；以車輛和交通規則，比喻個人在公共場合中的行動及行動規則。接着高夫曼進一步由個人週圍之空間，討論個人之「領域」(Territory)，以及個人如何以諸種方法標

明並伸展其領域。高夫曼這部份的討論，顯然很受近代動物行為研究的影響。

最後一章高夫曼以全書四分之一的篇幅，討論「正常表現」(normal appearance)問題。這一章可說是高夫曼近期觀點的總結，也最能表現他對現代社會現代人心態的看法。他的基本論點還是承續過去的主題：個人的行為以及人與人之間的互動，注重「正常表現」或「正常狀況」的維持，否則社會秩序即受騷擾。在這一章中，他更進一步指出：知道何為「正常」，知道如何「表現正常」，而後才知道如何「偽裝正常」，才知道如何察覺他人之「偽裝正常」。

高夫曼在這一章中所採用的材料，也與過去大有不同。他大量引用偵探小說、「諜報工作手冊」，以及報章中的犯罪新聞。他筆下的人物是間諜、騙子、扒手，而生活中所遭遇的則是暗殺、欺詐、竊盜。就如間諜故事中所強調的：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。表面的正常未必真為正常，因之，最正常的狀況，也可能是最危險的狀況。在高夫曼的世界中，人人須時刻保持警覺。一個人如果不是「獵人」，便會成為他人的

「獵物」。

以上兩本書，出版時間相差十二年。在這十二年之間，高夫曼的觀點在一脈相承之中，也有了若干改變。這其中的改變，一方面可視之為高夫曼自身的轉變，一方面更可以解釋為他所觀察中的社會的改變。

在「日常生活中自我的呈現」書中，社會如舞臺，個人如演員；在基本上，演員們還注意如何合作演出「好戲」。由書中的許多例子，以及高夫曼的分析，讀者不時會發出會心的微笑。在這裏，一個失敗的演員，所遭遇的只是生活中所難免的「困窘」，或輕度的「羞辱」。一般而言，不論是演員或觀眾，對於演出的錯失還可以高度幽默感，一笑置之。

但是，在一九七一年「公共場合中的人際關係」之中，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已不復存在，「猜疑」已成為常態。當「正常」和「偽裝正常」無法區分時，社會上人人都食寢難安了，因為社會上爾虞我詐，每個人要時刻步步為營。在如此的社會中，粗心的演員（或觀眾）所面對的已經不僅是「困窘」或「羞辱」，而是財物、名譽、以至於生命的損失。高夫曼在五十

年代末期的幽默感，到七〇年代初期已轉變為對現代社會現代人最深切的 cynicism。

現代人對「外在表現」的重視，是高夫曼理論的重點，也是現代人「疏離感」(sense of alienation)的源頭。現代人的「外在表現」，與「內在本質」脫離，所着眼的是如何建立及維持自我在他人心目中的印象。所謂「良知」、「道德感」、「表裏如一」、「內聖外王」，已成為多烘式的歷史名詞。個人之成功與否，決定於行為的「表現」，而非內在的能力或德行。個人的疏離，也即是社會的疏離。

在「寂寞的羣衆」(*The Lonely Crowd*)一書中，李思曼(D. Riesman)指出現代人的心理特質已由「內在取向」(inner-directed)轉向「他人取向」(other-directed)——以他人的反應和評價，決定並衡量自我的行為。在高夫曼的世界中的個人，無疑是最極端的「他人取向」者。內在的道德律已不復存在或不受重視；現代人所重視的是一套「比賽規則」。

在初期的「疏離」，現代人設法維持「內在心態」和「外在表現」的分隔，自以為可以運用諸種方法

書評書目出版社新書預告：

中國現代文學選集

第一本將中國現代文學介紹到西方的集子，網羅當代第一流作家的作品，中文版本由本社印行，（英譯本由聯經出版社總經銷）本書係由齊邦媛、李達三、何欣、吳奚真、余光中等五位先生聯合編選，近期內將由本社隆重出版。

文學評論第二集

文學評論第一集出版後受到學術界的重視和好評，第二集仍由姚一葦、侯健、楊牧、葉維廉、葉慶炳擔任編輯委員，本集計收林文月、柴非凡、方瑜、林政儀、葉慶炳、廖蔚卿、葉嘉瑩、侯健等學術論文八篇，對中外文學有研究興趣之讀友，均應一讀。

「操縱」外在環境。當「疏離」達於極端時，個人的內在在世界也無法保持完整；個人不再是運用「比賽規則」以操縱外在環境，而是反為規則所操縱，成為規則的囚犯，生活在高夫曼的世界中，恐懼永遠存在——恐懼自己為他人的偽裝所瞞騙，恐懼自己的偽裝為他人所識破。更深的恐懼，是當個人察覺到自己已經陷身於高夫曼的世界中，無法掙脫，無法自拔；這時候的恐懼，不再是對外界環境的恐懼，而是對自己「高夫曼世界觀」的恐懼。這種恐懼，和這種無法解脫的自省，才是現代人最深重的悲哀。